

花言峭语

因为“故事”已经不年轻了
所以才要让年轻人来讲述

在上映的第17天,《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猛增,突破了1亿元,累计票房达到3.92亿元,机构预测的总票房也达到了10亿元,也有可能更多。毕竟,这是今年的电影低潮以来,出现的第一部全民共议的电影。

似乎很突然,但在我看来也并不突然,是时候该有这样一部电影了,由年轻的电影人创作,讲述一些并不年轻的故事。因为故事已经讲完了,所有的故事都是古老的故事。但年轻电影人的真挚,自然会让这些并不年轻的故事锐利而丰满。

之所以对年轻的电影人怀有期待,是因为这几年,从短视频到短剧,到各种短片电影节的参赛作品,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动人故事和动人的表达。比如我担任评审的某个短片电影节,前几年的参赛短片都在500部到1000部之间徘徊,前年的参赛短片就到了2000部,去年却已经突破了4000部。不光数量在增长,质量也在发生变化,题材和形态也多种多样。十年十几年前在各种短片电影节和微电影节上看到的短片,题材还都集中在相亲、成长的烦恼,和明显带有臆想色彩的凶杀悬疑故事这三个领域,我曾经做过笔记,在《非诚勿扰》火爆的那几年里,参加各种比赛的短片里,有1/2到2/3都有相亲的情节。而这几年看到的短片,题材却越来越多样,表达也越来越细腻丰满。而这些短片的编剧、导演到演员,全都是陌生的,是一些从来没有听到的过的名字,有很多名字在短片电影节上听到过一次之后,就从此消失了。

但是我也在想,这样从量到质的堆积、酝酿,这样看似悄然无声但却日渐宏大的浪潮,不会没



有结果。这不,结果来了,这就是蓝鸿春的《给阿嬷的情书》。

上映17天,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了,从侨批的历史、潮汕民俗、家国情怀、汉语的传承,到男女、女女之间有没有可能有超越世俗的感情,甚至几个非职业演员的来历如何,

他们又如何完成了这样高难度的表演,等等等等,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是我想的是,为什么是在此时会有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是由年轻人做出来的?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只有让年轻人做出来才有说服力?

社交媒体上有一位网名“虚构邮影”的评论者,在讨论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为什么获得成功的时候,提到了这么几点,她认为这部作品出现在“新东北文学”出现之后的空窗期,而2017年到2019年又是新中式美学和中产文化消费的转型期,陈春成小说里的文人趣味、古典意境恰逢其时。而《给阿嬷的情书》的出现和它的接受美学里,也有相同的因素。在历史的转折期,人们开始更强烈地获取身份认同,在往事和历史、方言和美食、民俗和服饰、山水和故事里,确认自己是谁,身处何地何世。所以文旅业大爆发,审美供应跟不上,以至于出现了暴力审丑,并且又迅速出现了对同质化审美的反思。《给阿嬷的情书》或许在电影视听上还有一些问题,但唯独在剧本,在观念的调试,在时代气氛的显化上,是经过精心打磨,和非常细致的讨论的。体现在电影里,首先就是它选择了一个起点在70年前,在异域异乡望乡望家的故事,其次就是南枝、木生和淑柔的感情形态,充分考虑了当下社会对家庭文化的期待,女性主义对两性感情模式的重塑,南枝和木生没有任何轨外的感情,开篇的误解很快得到解释,并且很快地升华到了家国情怀上。

而在书写故事里的人物时,编剧兼导演蓝鸿春,几乎是倾囊而出,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和生命经验:“淑柔、南枝这两个角色真不

真实,有没有原型。完全的故事原型没有,但从人格特点来讲,她们就是我熟悉的,身边至亲的样子。淑柔、南枝人格的底色,可以说,都是取材自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姐姐,我从小到大,身边所熟知的女性至亲。”

而这都只有年轻人才能做得到,他们还在电影业之外,还没有功成名就,没有变成名利场中人,没有被保护得很好,没有被隔绝在人群之外。才能拿出来这样第一线的体验,才能在和整个社会近身相搏之后,第一时间拿出自己的感受报告。

要知道,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却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要求于创作者的,甚至要求于观众的,固然是各种情感的套路和叙事的套路,却也在要求相当程度的真挚,以及还没有变得过于光滑的生命经验。它几乎是一个圈套,它会让真挚的、以及肯拿出自己生命经验的年轻人获得成功,却又让他们在获得成功之后钝化以及与世界隔绝。于是它又在期待新的年轻人和新的经验,由此才能生生不息。

甚至电影本身也是这样。作为人类这个巨大叙事的一个叙事执行者,人类大叙事要求于电影的,是新经验和新故事,但当电影变成人类叙事的一部分,甚至开始躺在功劳上睡觉的时候,它又被剔除在人类叙事之外,并因此走上末路。《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也只是这个巨大颓势中的一个小小回弹。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认真的凡人

吴慷仁是在2026年上半年惊艳内娱的好演员,一部电视剧集《危险关系》,一部大片《寒战1994》,都让业内、观众看到他举重若轻的表演细节撬动观感磁场的力量,他赋予角色挑动性、神秘感,呼应着人性藏在褶皱里的风暴。关于他的好演技,对于新认识的观众而言,仿佛真的是“炸”出来的,但是如果梳理他近期比较密集访问就不难梳理出一条让人唏嘘的脉络,让人深感所谓的幸运有时候就是不得已的顺势。

吴慷仁的表达能力在同年龄层的男演员中绝对是一等一地流畅、清晰,不乏金句,比如说他这样阐述关于演员职业的价值,“成为演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最终还是跟自己对话,很多人问角色到底里面有没有你自己,我觉得这种(视角)就太归类了。我觉得反而是这么多年表演的经验最终是反哺到自己身上,在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因为认识了自己就会更理解有哪些

是可为,哪些是不可为……其实你越认识自己就越清楚自己有很多坏习惯,每次审视自己都是希望去改掉他们,只是有些东西很难改。”这是近期机缘巧合现场参与他的一次访谈听到的,从这些表达中是能够感受到吴慷仁清醒的谨慎与自知,并没有因为宠爱与关注而侃侃而谈,实际上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留下了有尊严的进退空间。我想这是一种来源于往昔岁月的生存智慧。他其实是没有读过大学的,从事过不少社会底层的工作,比如在建筑工地里跟师傅学艺等等,在相当长时间里赚钱比情怀更具有显性。于是,“玄学”来了,他越是想好好打一份工,就越可能接近这份工最硬核的技艺。他之所以会做演员,是因为在酒吧打工兼职做广告模特,有一次被有些文艺的导演“骂”,认为他的笑容没有层次。吴慷仁收工后回到酒店还为此无声流泪,自我怀疑,最终考虑到既然想从事广告拍摄久一些,那是不是应该去学

点表演,于是主动出击找相熟的导演上课,就这样随波逐流进入演员行业,在出道头几年,他是有打工人的自觉性,比如在四十岁之前保持相当高的转速,几乎剧本来者不拒,有还人情,人情社会无法独出,更有积累经验的迫切需要,“记得有一次同时拍两部戏,一部在台北拍,一部在高雄,我就会在高雄晚上七八点收工的时候,整理一下就开车,半夜凌晨时分就在中间休息站里打盹,那时候体力虽然很好,但还是会打瞌睡,在经历过一次小追尾时吓到了,我就记得大概开到几个小时要一定要睡一下,算好睡多久起来就简单洗漱继续开,保证早上准时达到另外一个剧组。”如果这个画面里不是一个演员,换成一个跑销售的男子其实也是成立的,我突然想到往返于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飞机、高铁尤其是在工作日都被戏称为“牛马专线”。越是知道吴慷仁这些有画面感的细节,就越快经历由当事人发起的祛魅旅程,

对演员这份职业,甚至对吴慷仁本人都是如此。

祛魅一旦完成,反而构建出一种更有黏性的链接,那是基于人性的共鸣。当你知道吴慷仁是认真的凡人,与我们共同经历着自我怀疑、自我较劲到自我和解,那些基于戏剧性的角色就一下子成为我们自己的投影,在看《危险关系》时,我在一个坏人身上看到了原生家庭的黑洞;在看《寒战1994》,我又在豪门逆子身上看到了渴望证明自己的欲念如何反噬自我。而这种感受即便离开剧情、角色依然是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演员给了观众一种生活的确定性,他太懂生活,所以即便钻进角色里,也保持着活人的气息。这种气息,弥散开来,就是命运的气场。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送君一支摇篮曲

电影《长夜将尽》公映一个多月后即登上流媒体,院线票房仅收120余万,与其在各类电影节所获殊荣形成较大反差。把“毒保姆”这类社会新闻案例搬上银幕,探讨失能老人的照护议题,题材本身决定了这不会是一个充满光明与温情的作品,这个预设贯彻到底,虽说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然而法不容情。这倒也让人好奇,电影主创会怎样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当然是在主人公身上开掘更多可能,善与恶,慈悲与冷酷,人生创伤与自我洗脑等等,整部电影甚至可以说是一名凶犯的自白书,不是辨

解,不是圆谎,不是痛说黑历史与来时路,而是制造一些对手或镜像与她对话,如此展示其胸中丘壑,或者说,那是一个精神世界的盘丝洞。

万茜饰演的这位女护工叶晓霖,一出场就有蛇蝎美人的气焰,表面上隐忍,手段却很是毒辣:一言不合,可以点火烧了中介公司的广告牌,然后微笑着退入人群当中,隔岸观火。这是人物亮相的华丽宣言。于是乎,借药物终结老人生命也就顺理成章。雇主眼里的她,看上去极为专业,也会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老人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还是要按一个月付我工资。”她照护老人手脚麻利,干活绝不拖泥带水,作案手法也自有一套美学:研磨安眠药混入稀粥,拿注射器注射药物,然后温柔地唱起摇篮曲为老人送行,“月亮星星,云里睡了,乌鸦喜鹊,树上睡了……”道德审判此时显得苍白,观众不由狐疑,她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

主创却志不在此,而是为叶晓霖增加了一人一狮作为同行者。叶晓霖照护的是男主角马德勇的父亲,而马德勇又在动物园照看老狮子,这几乎可说是一个寓言故事的设定。病榻上的父亲,性格暴躁,垂垂老矣,让马德勇无限嫌恶,形容他身上的老人味比喂狮子的死肉还要难闻。更重要的是,他们父子关系向来不睦。叶晓霖一度劝说马德勇去终结那头狮子,为它留有最后一丝尊严,言外之意,则是让他那父亲彻底解脱。说是怂恿与教导,毋宁说这是叶晓霖的心路阐述。她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是那个为了尽早领到薪水而不择手段的杀人狂,还是以一己之力撕开老龄化社会中那层众人心照不宣的遮盖布的勇士?

叶晓霖是马德勇想成为而未能成为的那个人。比如她的淡雅与他的猥琐,她的果敢与他的犹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都不敢“弑父”,他的朋友说他的个性不足,“骚是他唯一的

出路。”这个骚,不是指对待女性及情感的大胆,而是一种自信与生命力。说到底,他不过是作为女主角的镜像人物而存在。电影一开始,他目睹叶晓霖纵火后的镇定,便被深深吸引,他钦佩的就是她身上那种野蛮与利落。他也看见叶晓霖给老人喂安眠药,却始终保持着沉默与不作为,他仍是那个怂货,直至最后刺了叶晓霖一刀,才算真正从她的学校里毕业。

某种意义上,男女主角演的是同一人的AB面。他们双手互搏,硬生生从一桩凶案里劈出一条血路,逼迫观众去正视一个严肃且没有答案的议题,讨论过程本身就具有莫大价值,这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的应有之义。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